

西南的琐事尘语

一部分是因为倦怠,一部分是因为大意 ◆ 洁尘

在一部电影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我花了整个夏天为九月做准备。/如今我的夏天都用来回忆那些已经消失的善意。/一部分是因为倦怠,一部分是因为大意。/没有雨。/八月要结束了,九月还没有开始。/而我如此平凡。”

这是意大利电影《绝美之城》里,主人公杰普·甘巴德拉的一个老朋友在一次演出时朗诵的。我不知道这首诗有没有出处,还是就是电影台词的一部分?

《绝美之城》是意大利名导保罗·索伦蒂诺的作品,在2013年的戛纳影展上获得广泛的赞美。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质地最为紧致精美的一部电影,非常对我的口味。我是这么对朋友推荐的——很奢,很颓,很艳,很枯,很悲伤,很高级。

这是一部诗电影,情节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情绪。有影评说,这是一部向费里尼致敬的电影,参考了费里尼,但没有模仿和借用费里尼,它就是索伦蒂诺自己写就的,“完成了对意大利社会的一种具有

轮回特质的书写,令人惊艳。”

杰普·甘巴德拉是个65岁的漂亮考究的老男人,他是一个曾经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更多的时候,他是罗马上流社会无处不在在无人不识的活跃人士。整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甘巴德拉在某个夏天的那些日子,漫步、交谈、派对、美食、华服,名流云集和独自一人,似乎没有故事,但其实故事无比丰富,都潜行于甘巴德拉和他周围的人以及遇到的人身上。在这个夏天,出入在灿烂的白昼和辉煌的黑夜之间的:有精明干练的侏儒女编辑,有为患精神病的孩子身心憔悴的老妇人,有胖得走形的昔日广告明星,有50岁才开始吸毒的70岁的酒吧老板,有全球前十位的通缉犯,有每天只吃40克植物根系的如同木乃伊的圣女,有按钟点拿出场费的破落贵族……

甘巴德拉为能把自己装进修身的意大利西装里,大热天的还待在腰间裹紧束身衣,他练达、睿智,既投入享受,又抽离嘲讽,在罗马如同葡萄酒一样的香浓粘稠的夜

里,他教训他的一个老朋友:“你53岁了,跟我们一样过着残破的生活。你不应该高高在上,狗眼看人低。我们都在绝望的边缘,能做的就是照看彼此,陪伴彼此,开玩笑。”

这部电影几乎每一帧图画都如同油画一般,幽暗、厚重、讲究,有派头。所谓华丽即凄凉吧……

“通常事情的结束都是死亡,但首先会有生命,潜藏在这个那个中间,说也说不完。其实都早已在喧哗中落定。寂静便是情感,爱也是恐惧,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常,那些艰辛悲惨和痛苦的人性,都埋在生而为人困窘之下,说也说不完。其上不过是浮云烟。我不在意浮华,所以,这就是小说的开始。最终,这不过是戏法。对,这只是个戏法。”

我一字一句地记下了电影结尾处甘巴德拉的这段台词。不是觉得他说的有多么深刻,不过老生常谈而已,但他说得非常动人。自古以来,对于人生这个东西,无论任何人,都只有感叹,完全无解。

本埠生活录

在春风里 ◆ 石磊

纳博科夫《普宁》小句子:她的灵魂,在我的身上到处乱爬。随手抹抹,十来个家常字,又妖又腻,才情齐天。

小抄小改,感慨时日:春的四肢,在我的灵魂里到处乱爬。

闲笔宕宕,小差开开,灵魂牵回来,端正写春风里。

周末清晨,远征浦西,观看本季最末一场学生足球联赛,用力替包子的球队助威。

郊外球场,晨曦中无限辽阔,春风的首要特点,是浩荡,挪到郊外,浩荡更上层楼。春风的次要特点,是冷暖无度,一忽儿阴冷,一忽儿爆热,此刻晨光淡漠,春风如鞭如撕,撕来撕去,撕得我灵魂小颤抖。瑟缩着,看完第一场比赛,赢了赢了,众人纷纷立起身子舒畅筋骨。我抱紧肩头,跟人讨衣衫,外套有没有?借我赶紧。众家长清一色魁梧鬼佬,男男女女单衣短裤,壮硕如牛,人家无比诧异地看着我,darling你竟然冷?darling你是佛罗里达来的吗?我黑着脸,十分配合地告诉他们,老子斯里兰卡来的,摄氏十五度的天气,把我冻疯了。然后鬼佬一枚深情救我,车子后备箱翻箱倒柜,一件厚袄满满覆盖在我肩上,通身的血,终于,于冷冽的春风里,如酥回暖。

学生球赛,玩得跟真的一样。鸡皮鹤发的老外婆,搬个折叠椅,一手咖啡一手苹果,坐在场边,气贯长虹地大力吼叫,冲啊,马迪阿斯。我坐老外婆身旁,佩服得不行,你孙子?老外婆眉飞色舞跟我讲,依看,12号,我孙子,盘球是不是超级炫呀?我哪有功夫看她孙子,我觉得老外婆比孙子迷人一百倍。这边隔扇,是位意大利爸爸,奶油头,猫王墨镜,繁花衬衣,脖子里无微不至塞一团锦绣丝巾,牛仔裤也还普通,点睛的是腰间一枚朋克皮带,比春风还恣肆,比阿飞还阿飞,比帕西诺有过之。说话倒是文静腼腆,一点匪气不沾。而且人家说普通话,比我说得还字正腔圆,很惊人,急人以及恼人。寒暄几句,意大利爸爸寄居上海将近二十年,做的,倒是意大利人拿手的服装行业,难怪一大早,穿得如此弹眼落睛,艳冠全场。于周末郊外的球场,一大清早欣赏这样这样的友邦男,真真耳目爽朗如坐春风。然后是一群韩国妇人,携各色韩国美食,轰隆隆扑到球场,慰藉奋力苦战的孩子,顺手还分了一盒子饭卷给我。包子的球队,苦战至黄昏,点球大战,惜败,得亚军。诸位大男生,落下寂寂英雄泪。众家长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输有输的好,输是成长必修课,输得起,才是男人。然后,我们于春风里,堵车两小时,气喘吁吁,蹒跚滚回浦东乡下,累成棉花一朵朵。

总是想得太多

佳慧 ◆ 戴蓉

空闲的午后,偶然读到一篇怀念鲍耀明先生的文章。半个世纪前,鲍耀明在香港三井洋行任职,身为文学爱好者的他经人介绍,开始与周作人通信。他从香港给周作人寄了许多食物,起初是颇为风雅的清酒、盐煎饼,后来渐渐换成当时国内紧俏的猪油、花生油、白糖,甚至端午节包粽子的糯米。1962年,患了胃病的妻子思念家乡之物,周作人提出想要栗子馅馒头,鲍先生委托作家谷崎润一郎从东京荣太楼老铺买了一盒。点心从日本、香港辗转到北京,居然“原盒无损”,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方糖、奶粉和药物。“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作者如此写道。而周作人寄给鲍先生的除了书信,还有手稿、书画,连书法家沈尹默为他写的“苦雨斋”的横幅也一并馈赠。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由真人真事改编的《查令十字街84号》。那是1949年的事了,贫困的女作家海伦无法忍受纽约庸俗却漫天要价的旧书店,按照《书评周刊》

上的地址,给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书店去信求购绝版图书。不久回信和她要的书寄到了,远隔重洋的海伦和书店老板弗兰克也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书信往来。五十年代初的英国实行物资配给制,海伦从美国给弗兰克和店员们寄来火腿和香肠,让他们吃到久违的“完整而大块”的肉。知恩图报的弗兰克在英国各地奔波为海伦找书,并在圣诞节给她寄了精美的绣花布料。

“春意已深,我想读点儿情诗。别给我寄济慈或雪莱!我要那种款款深情而不是口沫横飞的。怀亚特还是琼森或谁的,该寄什么给我,你自己动点儿脑筋!最好是小小一本,可以让我轻松塞进口袋里,带到中央公园去读。”这个片段多迷人。有人揣摩海伦和弗兰克之间究竟有没有私密的情意。其实那种隔山隔海,却始终彼此维持着相知和尊严的情感,比爱情更坦荡更无暇,潦倒失意都可按下不提,只留温暖的纪录,正如知堂老人信中感叹的“深感佳慧”。

让思想拐个弯

吃大油的年代

大油,也称猪油、荤油。我经常去超市问有没有板油,想回家熬点大油,但回回碰壁,肉案后面的师傅一概摇头。为什么没有?因为没人买。我家附近都是村庄,还有大片大片的田地呢,可就是没什么人再吃大油了。反倒是去台湾,各种小吃里多少都有点大油,日餐里面放大油的也不少,一股香气扑鼻。

其实,大油在30多年前很普遍。那个年代植物油购买限量,每月每人半斤,只能靠炼大油贴补,而且大家肚子里寡油,所以大油显得更富油水。我小时候常常被大人一大早遣往副食商店买板油,可是售货员也是一通摇头,只有通过同学的母亲——副食店的售货员,走个后门,偶尔才能买到一块。没有板油就用肥肉炼油,肥肉那时也很抢手,如

果售货员切的瘦肉多了,可能还会遭到一通抗议声。不像现在,人人都买瘦肉,好像猪也成了瘦肉型。

在吃大油的年代,大油还可以象征着关照。梁实秋回忆胡适的文章里就说,胡适请他们去安徽菜馆吃饭,一进门,伙计就用家乡话朝里面高喊一声,意思是,熟客来了,多加一勺油啊。油,是大油。油水给得多,是照顾。11岁那年,我随父母下放江西余江农村,我们兄弟三个独自住在锦江镇。出了家门不到半里路有一家屠宰场,屠宰场的门口是小饭馆,专卖猪血汤,5分钱一碗。我们每周过去喝一碗,补一补。店里的小厨师,好像也就十七八岁,一见是我们的母亲——副食店的售货员,走个后门,偶尔才能买到一块。没有板油就用肥肉炼油,肥肉那时也很抢手,如

诗歌口香糖

无题(429)

◆ 严力

- ◆ 鸽子像走兽一样  
漫步在广场底部  
异化已使它们不屑于飞翔
- ◆ 欲望没有国界线  
只有人与人之间  
的底线
- ◆ 昨晚入睡后  
有人在我思想的冰面上滑冰  
而我情不自禁地  
把睡姿缩成一团  
以保持冰面的硬度
- ◆ 很多眼泪  
是应银幕的邀请流出来的  
还原生活的说法虽能成立  
但把具体生活挤压成  
一部电影的长度  
肯定是后天的商业剪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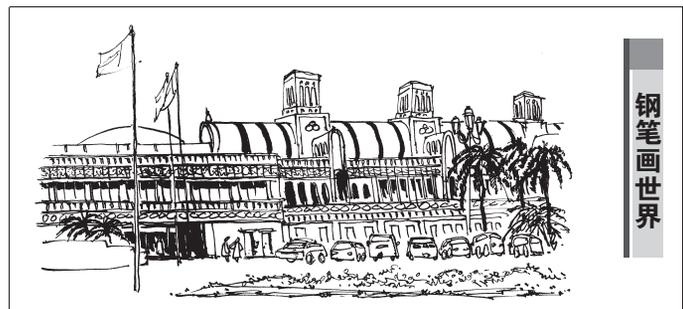
都市专栏



周刊 第429期

◆ 顾土

事邀我去北京的江西菜馆吃饭,我一看菜单,就点了一份韭菜炒油渣。他见我这把年纪,马上提醒我,油渣少吃。但我依然坚持。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油渣了,想起那股油香,口水都可以冒出来。我在北方农村落户时,最想吃的就是油渣饼,一层厚厚的油渣被薄薄的面皮裹着,油直往外渗。一年大秋,我从早晨5点下地一直干到晚9点,饥肠辘辘,就赶了10里路,去正在公社当电工的哥哥那里讨点肉吃。他去食堂一问,早就熄火了,只有晚饭剩下的油渣饼还有9两,就着凉水,我狼吞虎咽,全部塞进肚子。这顿饭,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最香的一次。现在炒菜,我总是想放点大油,但又想起各种饮食提醒,说是会三高那高,只得放弃。不过,大油的诱人味道,我念念不忘。



沙迦火车站市场 杨秉辉 画\文

沙迦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三大城,沙迦酋长国首府。市内之火车站市场建筑外形如火车头之状,由沙迦酋长亲自设计,该酋长曾留学英国,工建建筑学,其设计之意是希望这个火车站能将沙迦带入繁荣昌盛之境。商场内有上下两层,商品充满着阿拉伯特色:服装,金饰,波斯地毯,古董工艺等等应有尽有。黄金饰品更具特色,不但价格相对低廉,且购买时只以重量论价,不取加工费用,“中国大妈”更多趋之。

河的第一条岸

再见张炬 ◆ 河西

《我是歌手》决赛,吵翻了。老狼找来一帮老炮帮唱歌王决赛,原以为仗着人多势众再加情怀燃点,一准能博得满堂彩,却不料老哥几个技艺荒疏,唱了个荒腔走板,顿时给尖酸刻薄的网友批成狗。

萝卜贝微信写了,又是十万加,看来代表了不少吐槽君的观点;我看到最不客气的是“王旭的王”,雄文《求求老狼你们放过张炬吧,他老人家会在天堂给你们三鞠躬》一篇:

年纪从来就不应该是歌手不行的借口,也不应该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看看金属乐队、蝎子乐队这些真正的老炮儿,老狼丁武等人就是混吃等死还等着第二春儿到来的老流氓。一个歌手不行了就学柯本那样一枪干了自己,要不就告老还乡把位置给年轻人腾出来。太毒,我都看不下去。按照这逻辑,你上班干不动了是不是也得自杀给现在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挪地方?我一看就知道,他们都

怎么认真听过摇滚。《礼物》这首纪念张炬的歌曲,从表现方式上,就不适合在比赛舞台上跟人PK。

这首歌本身也不煽情,写得也四平八稳,跟《梦回唐朝》《国际歌》《姐姐》比绝非什么杰作,唯一的卖点就是人多。每个人一句,当年就是大家应景凑个份子一同表达一下对挚友以及自己青春岁月的哀思,临时,大哥一声唢呐啸聚山林,唱完了一拍两散。11年,这么些年,各自忙着音乐节跑场子养家糊口,生活过得不易,有几个跟汪峰似的幸运儿?

1995年5月11日,丁武、张炬和朋友聚餐,席间张炬说,他得去给人送点东西,后来骑摩托车就出了车祸。

与张炬一同离去的,还有曾经的摇滚盛世。盗版横行,唱片公司开始亏钱,张炬和魔岩公司终于选择了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唐朝沉寂了,遥想那面曾经迎风招展的摇滚大旗,收藏在谁的心里?炬,再见,理想!